



# 白鹭归时又一冬

俊 刚

还未走近,目光所及的水中央,那一片移动的雪白,让我的眼散发出惊喜的光。是它们,如期而至的旧相识。离得还远,看不真切,只觉那是一群散落在巨大褐色画布上的灵动的光斑,在冬日下午偏斜的、泛着淡金色的阳光里,白得有些晃眼。我们不敢惊扰,寻了一处高地,悄悄支起三脚架。透过长焦镜头,那个洁白的世界才猛地被拉近到眼前,一切细节都鲜活起来。

那真是一种令人屏息的洁净。它们的羽毛,不是那种呆板的、毫无生气的白,而是一种透着光泽的、温润的乳白,尤其是在逆光下,羽毛的边缘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极细的、明亮的金边,有了玉的质感。它们的身形是那样颀长而优雅,长颈曲成一个从容的问号,铁色的长喙像一柄出鞘的利剑,却又凝然不动。最是那双青黑色的长腿,立在清浅的寒水中,瘦硬如竹枝,自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清高。它们有的静静伫立,与脚下冰冷的河水、与这整个冬天都融为了一体;有的则缓步徜徉,步子迈得极轻、极慢,像芭蕾舞者用足尖在试探大地;偶尔,会有一只忽地引颈一啄,快如闪电,水面便漾开一圈小小的涟漪,那便是它今日的餐食了。

忽然,近岸的一只,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念头催动,两翅一展,悠然腾空而起。起飞的动作毫不费力,宽大的翅膀缓慢而有力地扇动着,带着流线型的身體,向着更开阔的水面滑去。那一刻,它舒展的双翼,向后伸得笔直的双腿,那从容不迫的气度,真真是这冬日天地间最动人的诗行。天空是它无边的稿纸,而它飞过的轨迹,便是最美的句子。

望着这群洁白的精灵,我的思绪便不由得飘散开去。我想起几十年前,当我还是个少年时,也曾在这汾河边玩耍。那时的汾河,断不是如今的模样。记忆里的河水,似乎总是浑浊的,带着一股不太好闻的气味,两岸是杂乱的土坡和荒草,鲜有这般规整的、充满生机的湿地景观。莫说是这般成群的白鹭,便是寻常的水鸟,也难得见到几只。那时的冬天,似乎只有枯索与荒寒,是一种单调的灰黄色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大约是这十几年前吧,人



们开始行动起来,清淤、蓄水、植草、种树,硬是在这城市的腹地,呕心沥血地营造出了一片宝贵的湿地。起初,只是些胆大的麻雀、喜鹊归来,后来,野鸭子多了,再后来,便有了夜鹭、苍鹭,直到如今,连对环境最为挑剔的白鹭,也把这里当作了南迁北归路上一个可靠的驿站。

这白鹭的归来,不单单是鸟类的迁徙,更像是一封盖着自然邮戳的绿色信笺,投递到了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。它无声地诉说着,只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耐心,被损伤的环境是可以愈合的,失去的生机是可以重新回来的。它们每一次优雅的起飞与降落,都是对这座城市生态改善最有力、也最诗意的褒奖。念及此,我再看向那群白鹭时,心中便又添了一重深厚的意味。它们不再仅仅是美的化身,更是一种象征、一种希望,是人与自然达成和解的、活生生的证据。

夕阳渐渐西沉,光线变得愈发柔和,给整个湿地铺上了一层暖融融的橘红色。远处的山脉和城市建筑的轮廓,在暮霭中显得模糊而温柔。白鹭们也开始活跃起来,一群群地飞起,在天空中盘旋,寻找着夜晚的栖所。它们的翅膀映着晚霞,仿佛一群归家的天使,场面壮美得令人心醉。

我和朋友收拾起装备,沿着来路缓缓而归。回头望去,暮色四合,那群白色的精灵已融入苍茫的夜色里,不见了踪影。风更冷了,但我们心里却是暖的。我们知道,当明天太阳升起,它们又会准时出现在那里,如同这冬日里不会失约的、最洁净的雪。

白鹭归时,太原的冬天,便不再只是北风的凛冽与万木的凋零,更有一份静谧的等待,一份来自远方的、洁白无瑕的问候。这问候,年复一年,温暖着河流,也温暖着每一个在岸边守望的人的心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# 邂逅一株枪儿苗

赤 尔

上个周日的早饭后,我和老伴去晋阳湖转转——我心底藏着个小小的念想,想顺路探望一位3个月前才认下的“老朋友”。

从老年公寓去往公园,要经过一段百余米长的夹道。说它是夹道,因它宽不足3米,两侧都是待建工地,围着高高的彩钢围栏,风吹过时总带着些尘土气息。这条路走了无数遍,我从未留意过路侧与围栏间隙处,那些在砖石缝隙里自生自灭的野草。盛夏的一日返程时,老伴忽然从身后轻呼:“看!那不是枪儿苗吗?”我连忙驻足转身,果然在夹道东侧的荒草丛中,一株枪儿苗长得格外旺盛。主杆大约2厘米粗,在离地10厘米处分出数条枝丫,整株高约60厘米,墨绿的叶片错落有致地缀在枝条上,叶间挂满了毛茸茸的黄绿色椭圆形小花,像缀着一串串迷你绒球。望着这株从小看到大的野生植物,在城市的夹缝中这般鲜活,心底忽然涌起一阵久违的惊喜。

儿时的盛夏时节,一簇簇嫣红的花朵像火焰般绽放,把小小的院落映得暖意融融。每当花开得最盛时,母亲总会在我放学回家后吩咐:“去掐些枪儿苗叶来,给你们包红指甲!”我便欢天喜地地奔向村外,不消片刻就能掐回一大把新鲜的叶片。

枪儿苗的叶子呈心形,长长大后有孩童巴掌大小,韧性极好且不渗色,是包红指甲的天然材料。晚饭后,煤油灯的光晕里,母亲把指甲花放进破碗,加一小块白矾,用擀面杖头细细捣成泥状。我们兄妹几个伸出小手,看着母亲把花泥均匀涂在指甲上,再用枪儿苗叶子仔细包好,用棉线轻轻缠紧。第二天清晨,我们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扯掉叶套,比试着谁的指甲染得更红。

我对枪儿苗的熟悉,远不只包指甲。它的果实被我们叫作“蒺藜儿”,比黄豆稍大,纺锤形的果子表面布满尖硬的钩刺,成熟后呈深灰褐色。冬天在村外荒草滩玩耍,或是从田间小路回家,裤腿上总会挂满这些“小刺球”,得坐在板凳上一个一个仔仔细细揪下来。家里养着羊,开春放羊时,羊身上也常常会挂上干枯的蒺藜儿,硬扯根本扯不下来,只能用剪刀连毛一块剪掉,让人既心疼又无奈。也正因这“黏人”的特性,枪儿苗在有些地方被称作“羊负来”或“牛虱子”。这一“益”一“害”,让枪儿苗的模样和名字,深深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。

长大后,我又发现了枪儿苗的小秘密:若是单株散漫生长,枝条便四向蔓延,与其他野草争抢阳光雨露;若是丛生一处,则几乎不分枝,而是互相扶持着向上生长,竟有几分松树的苍劲。这种丛生的枪儿苗能长到一两米高,枝条柔韧结实。当年农家人捆绑扫帚,用的就是这种枝条——割回来削去侧枝,晾晒几天后用碌碡碾扁,捆扎的扫帚既结实耐用,又不会扎手,往往扫帚头磨秃了,捆绑的枝条依旧完好。

其实,家乡人口中的“枪儿苗”,便是苍耳。苍耳子可榨油,也是一味中药。

后来,村庄拆迁改建,昔日的田野、荒滩被高楼和柏油路取代,那些随处可见的枪儿苗,也仿佛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因此,当在夹道的荒草丛中重逢这株枪儿苗时,我才格外珍视。那日再去探望,它已褪去翠绿,变得干枯,不知被什么车辆辗轧得匍匐在地上。我蹲下身子摘下几颗蒺藜儿,指尖仍能感受到那熟悉的坚硬刺痛,仿佛握住了一段远去的时光。

# 停电后的时光

丽 枫

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,停电了。午后3时的暖阳,正透过窗,慷慨地泼洒进来,却因这突如其来的寂静,而显得异样。我下意识按了按手机的侧键,屏幕亮起,那提醒“流量告罄”的小字,此刻更像一种命运的调侃。也罢,索性将这最后的电子窗口也轻轻搁下。

这小小的方寸之地,三面环着明净的玻璃,将它妥帖地围合成一个独立的世界。它是我平日读书、养些绿萝的所在,此刻,却成了我与真实外部天地唯一的、也是最宁静的联结。五层楼的高度,恰好让视线能从从容地越过近处的屋脊,与那片冬日的林木坦然相望。

我的目光,便不由得投向了那些被窗格轻轻框住的景致。平日里来去匆匆,何曾细细地瞧过它们?此刻静观,竟觉着是另一番天地。大多数的叶子早已落尽,向天空伸出千万条疏朗的、清瘦的枝丫,交错着,像是用最淡的墨在蓝纸上勾勒出的画。那线条,有的遒劲如篆书,有的飘逸如草书,自有一种删繁就简、去伪存真的气度。却也有那倔强的叶子,还恋在枝头。不是夏日那种饱含水分的绿,也不是秋日那般燃烧的黄,而是一种沉静的、灰扑扑的赭色,边缘卷着,像一封被封住时光浸染的旧信笺,在风里微微打着颤,仿佛低语着一些不肯遗忘的旧事。

最耐看的,还是那树干。一棵有一棵的姿态,一棵有一棵的性情。近处的那棵老槐,树皮是深褐色的,皴裂开深深的、龙鳞似的纹路,每一道褶皱里,仿佛都藏着风雨的故事,虽隔着玻璃,亦能想象其粗糙而温暖的质感。稍远些的几株白杨,则显得清俊许多,通体是素净的灰白,上面布满了像是人眼一样的斑痕,疏疏落落,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片天地。风来了,这风是看不见的,窗子也紧闭着,你却能从树的动静里读出它的形状与力道。它拂过那些枝干,摇曳的姿态透过玻璃无声地演绎着,而传入耳中的,只有一层极微弱的、被过滤了的悠远轻啸。这无声之声,比平日里电器运转的单调噪声,不知要丰富、悦耳多少倍了。

目光顺着树干往下溜,便见到了地上的人。几位老人,挨着墙根,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,眯着眼,像那些老树一般,静静地吸收着阳光的暖意。他们不大说话,只偶尔慢吞吞地交流一两句。几个孩童,像上了发条的小马达,在不大的空地上追逐、笑闹,那清脆的笑声,虽因玻璃的阻隔而略显沉闷,却依然仿佛一颗颗明亮的珠子,滴滴溜溜地滚到这宁静的底色上,溅开一片生动的涟漪。

看着这般景象,心里那点因停电而起的微妙焦躁,早已荡然无存。我返身从书架上信手抽出一本旧书,是丰子恺的《缘缘堂随笔》。又搬了那把舒适的靠



图片由AI生成

椅到这玻璃围合的小天地里,依偎进去,就着这通透的天光,闲闲地读起来。电停了,倒像是把喧嚣的世界关在了门外,这方寸之地,因这意外的寂静而更显静谧,竟成了我的“缘缘堂”。纸页在指尖摩挲,发出细微的沙沙声,墨香混着阳光的味道,有一种令人心安の实在。读几页,便抬起头,透过明净的玻璃,看看天,看看树,看看人,思绪飘出去老远,又慢悠悠地荡回来。这种阅读,是全无目的的,是与作者、与自然的一场静谧的对话。

忽而便想,古人无电,他们的日子,怕是天天都如我这停电之后吧?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看晨昏交替,观草木荣枯。他们的时间,是跟着太阳、月亮走的,宽缓而悠长,不像我们的,被电钟表分割成无数精确而急促的碎片。我们征服了黑夜,却似乎遗忘了星空;我们营造了恒温的居所,却可能隔绝了四季的真意。这片刻的停歇,倒像是一面镜子,照见了我们平日生活的某种仓皇与失真。

夕阳的光渐渐变得柔和,颜色也由琥珀色转为淡淡的金红。楼下的老人已收了马扎,唤着孙儿,慢悠悠地踱回家去。屋内的灯,却在这一刻,毫无预兆地“啪”一声,重放光明。电视机也响起了新闻播报的声音,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。

我却沒有立即起身。我贪恋着这窗外的夕阳,贪恋着这片刻安宁的余韵。我晓得,明日子,大抵仍是那般忙碌的光景。但经过这一番于方寸阳台中获得の洗礼,心头竟像被这隔窗的冬风吹过、被这透窗的暖阳晒过一般,清明、妥帖了许多。

我合上书,封面上“缘缘堂”三字,在暮色里显得格外温暖。停电之后,在这寻常的阳台上,我竟寻着了那久违的、属于自己的“缘缘堂”,它不在别处,就在这静下来的心里。



这个冬天,迎泽公园的清晨于我而言,有了别样的期待。我照例裹紧棉袄,系好那条用了多年的格纹围巾,踏着熟悉的路径向公园走去。寒风刮在脸上,依旧带着细针般的凛冽,可心里却揣着一团暖,像是要去会见一群藏在林间的老友。

作为年逾七旬的老太原,这座公园的四季流转早已刻进我的生命年轮。以往的冬日,园子里总透着几分萧瑟:湖面结着薄冰,假山上洒着淡淡的霜,连常青的松柏也显得格外沉默。我们这些老伙伴,虽雷打不动地聚在亭子旁,呵着白气唱歌,但话题总绕不开家长里短和渐长的年岁。直到那个寻常的早晨,一曲《我爱你,塞北的雪》唱罢,老张神秘地拉住我:“老范,快来看,这树洞里住上精灵了。”

我好奇地凑近那棵老树的树疤,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攫住了心神。那树洞,原本是岁月在树木身上刻下的一道伤疤,此刻却被神奇的画笔点化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微型世界。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“住”在里面,双手捧着一颗松果,眼睛乌溜溜、亮晶晶的,神态憨稚,仿佛正在全神贯注地偷听我们的歌声,那小心翼翼的模样,让人心生怜爱。我忍不住伸手想去触碰那份茸茸的暖意,指尖传来的却是树木粗糙而冰凉の质感——才恍然惊觉,这竟是画上去的!用色彩填补了树木的伤疤,让原本斑驳的树洞变成了天然の画框。

这惊鸿一瞥,彻底改变了我漫步公园的心境,最练多了几分“寻宝”的乐趣。迎泽公园的树洞画,需要细心之人放缓脚步方能觅得。它们仿佛怕生似的,散落在曲径通幽处,或藏在嶙峋的假山背后,或隐于古意盎然的亭台旁,等待着与有缘人的不期而遇。低矮的树洞里,一只粉色的小狐狸探出头来,眼神里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试探;枝干上,一只威风凛凛的“悟空猫”正凝神远眺,仿佛在守护着这片园林的安宁;而那只扛着行囊、毅然走出“浪浪山”的小猪妖,更是让我的心为之一颤,它那小小的背影里,似乎承载着每个行者心中那份对远方的渴望与勇毅。这些画作并非生硬地附着于树干之上,创作者依据树洞本身的形状、大小精心设计,让每个小动物的形态和动作都仿佛本就该住在那里,与树木浑然天成。它们给萧瑟的冬天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暖意。

后来得知,这份美好的缔造者,是一位叫刘宇(网名“画画的何小雨”)的太原本地姑娘,她是太原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生。她选用环保的丙烯颜料,将这些树木的“伤口”变成了风景,不仅无害,那层颜料膜还能树木挡雨防风。艺术在这里,不仅是美,更是一种温柔的治愈与守护。

这个冬天,这些悄然出现的树洞画,竟成了迎泽公园里温暖的风暴,悄然改变了公园的气韵。往常冬日略显冷清的园子,如今却常见三三两两的游人,尤其是孩子们,他们拉着大人的手,在光秃秃的树林间兴奋地穿梭,寻找这些隐藏的精灵。“妈妈,快看!树洞里真的住着精灵!”一名小女孩清脆的惊呼声,像一颗甜津津的糖果,瞬间让我这古稀之人的嘴角也不禁上扬,仿佛自己也回到了那个相信万物有灵的年纪。有的家长甚至专门带着画册和孩子来“打卡”,将一次普通的逛公园变成了一场充满趣味与发现的寻宝之旅。年轻的父母在树洞画前,俯下身给孩子们讲述童话故事,声音轻柔;摄影爱好者们架起长焦镜头,精心捕捉着光影与色彩交织的细节;就连我们这些平日晨练的老人,也多了新鲜而温暖的谈资——今天,你又发现了哪个新的树洞画?它又有着怎样动人的姿态?

与我一同唱歌的老张感慨道,这些树洞画让他想起了童年听过的神话故事,那些住在山林里的精灵仙子,让冰冷的城市森林重新焕发出梦幻的光彩。老李则觉得,这画上的小动物,比他们孙子看的动画片里的形象更真实、更有温度,因为它们就“生长”在真实的自然里,带着手作的温暖与生命的质感。我们这些老人,年轻时经历过物质的匮乏,年老了又常感精神的孤独,而这些小小的树洞画,却像一束微光,照亮了我们内心沉寂的角落,让冰冷的心渐渐暖了起来。

艺术不再高高在上,悬置于美术馆的墙壁,而是如此自然地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,与日常相伴相随。公园里,艺术与生活相伴相随;城市中,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。这不正是我们年轻时内心深处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图景吗?那位叫刘宇的姑娘说,她希望这些树洞画能像微光一样,照亮树洞里的角落,让路过的人心里暖一下。于我而言,这光虽微,却足以照亮整个寒冬,让我们这些老人的心重新变得年轻而柔软。

如今,我依旧每日去迎泽公园锻炼、唱歌,但我的歌声里,却比往日多了几分轻快与欣喜。当歌声飘过安静的树林,我仿佛觉得,画中的小松鼠竖起了耳朵,小浣熊眨巴着眼睛,那只勇敢的小猪妖也似乎停下了脚步,侧耳倾听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